

信手拈来

清晨，一路向北。
去兴山，得两个多小时。雨后的天空，一片晴朗，但山中还飘移着丝丝缕缕的白雾。山中起雾，是常见的景色，要是风小，还会有大团大团的云雾，悬挂在山腰上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对撞，覆盖，穿插，沉淀，甚至凝然不动，就像是誰把一匹白纱覆盖在树林上方。

我很喜欢这个时刻，山上山下，一夜之间，被清洗得干干净净，世界全是新的，从头到脚，不含一点儿杂质。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望去，眼前都是明净而澄澈的。空气里那一丝淡淡的甜味，一定猜想得出，那是玉米地散发出来的味道，也可能是河边水稻田里熟透了的气息，或许，就是林中野草的舒展。

车到高岚的时候，四周的山突然围了过来，稍稍有些压抑。山上的云雾，我们便只能仰视了。

高岚，一个意趣盎然的名字。我每次看到“高岚”这两个字，心里就无来由地升腾起

云 雾 高 岚

□刘玉新

一股诗意，总想在山川的平仄里，吟诵它的高低起伏，抒写悠长的韵律。

我一直弄不明白，兴山的地名，为什么如此清丽儒雅，比如古夫，比如水月寺，还比如南阳、黄粮、榛子，其实，兴山的山，比我故乡的山一点儿也不小，而我故乡小镇的取名却是“某湾”“某口”或“某坪某坳某堰”，相比之下，就像是一个穿着碎花布衫的村姑，显得“土气”而直白。

兴山高岚，地处宜昌至神农架黄金旅游线的要道上，有“十里画廊”之称，尤在春秋，它以其山奇、峰秀、石异，而闻名遐迩。高岚的秋天，你只要站在一处，就会发现它魔幻般的光影世界，黄色、橙色、红色，层林尽染，云雾之中，山连山、景挨景，山与水，相依相连，似凝云起舞，如浪花飞溅。

前年，我去高岚的时候，正是夏天。热浪把我们引到了朝天吼漂流谷，那是解暑的最好去处。一个皮筏子，一副好嗓子，就可

以穿越6公里长的孔子河与夏阳河。人在筏中，激流勇进，两岸青山，急速隐退，山谷之中，尖叫声、呐喊声、欢笑声、高呼声，此起彼伏，在朝天吼，需要的是放肆，是野性，是蛮武，是那破着嗓门的一呼一喊。

我曾在丹水漂流过，虽也时有高高低低的跌落激荡，但惊险远没有朝天吼的那份刺激，自然也没有朝天吼的那份回味。

听人说，朝天吼俗称望天吼。传说是龙王的儿子，有守望的习惯。文献记载，蹬龙是观音的坐骑——朝天吼，据传，它可以上传天意，下达民情。广场上华表柱顶上的蹬龙，其模样正是对天咆哮状。美丽的传说，总是寓意着人间美好，朝天吼的传说也一样。

我从卧佛山到八缎锦，从将军柱到红山笋，湍流之下，传说越发赋予了漂流者们勇气、胆量和智慧，因为，只有历经险滩暗流者，才能拥有“朝天吼”的资格。

晚上，入住在高岚房车营地，耳边依然

能听见孔子河哗哗的响声，白天漂流的场景犹在目前。

夜阑人静，我一个人走出车厢，风把我的头发掀得掠向耳边，晚上比白天凉快多了。远处的山岚，露出一线红色，像是在夜空里划出一道火焰，点燃了满天的星星，明天又是一个响晴的天气。

再远处，是高岚飞瀑，白天就已领略过它独有的风采。站在瀑布之下，我仰望着气势恢弘的瀑布从山间倾泻而下，空中全是乱舞的飞沫，一会儿工夫就濡湿了头发。那瀑布，横贯山腰，真如一匹巨型白布晾晒在阳光之下，跌落的浪花，在山谷间回荡，仿佛是大自然的交响乐。那些雨雾，隔空望去，像挂了一层轻纱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闪烁着湿润的光芒。

车过高岚，我们把这一段峡谷云雾远远抛在身后，阳光从背后照进车窗，回头的一刹那，我看到太阳上缠绕了一层白纱。

诗意盎然

六月合欢红

□李昌林

风掀开六月的纱帘
合欢树披着葱绿的睡衣
撑开花儿粉红色的伞
羽状叶片间漏下的阳光
在地面织就细碎的金网

暮色揉碎云朵时
你用毛茸茸的掌纹
接住夕阳最后一吻
绒羽般的花簇
轻颤着诉说温柔的密语
蝉鸣和蛙声谱的曲
在空气里飘舞着蜜糖的香

我伸手触碰毛茸茸的梦
花瓣便簌簌落满肩头
原来夏日最动人的情书
早已开在你翩跹的枝头
我该如何收藏
落满一地的温馨与浪漫

写给父亲

□翁桂涛

您粗糙的手掌
是岁月刻下的沟壑
您沉默的背影
像一座巍峨的高山
在暴风雨来临时
成为我最温暖的港湾

您总是很少说话
但每句话语都像钟摆
不紧不慢却字字铿锵
您总把爱藏在心里
用严厉的话语和默默行动
教我如何向阳生长

当岁月染白您的鬓角
我才读懂那无言的温柔
当生活压弯您的脊梁
我才读懂那浑厚的深沉
您永远是我生命里
最厚重的诗篇

静听年华

在阳台静享阅读时光

□刘静



面。风雨中诗人独自地站着，身边是飘零的花朵，一对自由自在的燕子在细雨中飞过，留下了诗人长久的注视和叹息。一种凄清、哀婉的情感从纸张中扑面而来，引导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。

读李清照在《点绛唇·蹴罢秋千》中写到，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时，自己无意中便幻化成书中那个情窦初开的害羞少女，静静地倚靠门前，外面一切嘈杂此刻都变得异常安静，心中憧憬着美好爱情的到来。思绪像一道道涟漪在脑海中散开，那些青春岁月里关于爱情的美好回忆逐次上演，此时，才发觉那些人类共通的情感，即便穿越千年，依然不会改变，而关于爱情的本质——真诚，更是永远不会改变。

读唐诗宋词，忆千年文化，与古人共悲欢；阅现代小说，看百态世间，悟自己人生。不管是阳光明媚的日子，还是阴雨绵绵的天气，在阳台上读书，都是一种享受。那些书本里的人物总能把我们带回那个特定的时代，去旁观他

们的命运起伏。记得读《穆斯林的葬礼》时，那段时间就像停止一般，整个人全部浸润在小说之中，那是一本让我完全沉入其中的小说，有令人着迷的玉文化，有牵动人心的三代人命运的沉浮，韩子奇一生为玉痴狂，追求事业，却平生过得痛苦、孤独。而玉儿执着地追求来的爱情，也注定了只是一段孽缘，间接地害了女儿新月。在书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人生跌宕起伏、命运无常，而现实中，我们也学会了珍惜拥有，在无常中勇敢前行。

阅读，让我看到了世间的悲欢离合、酸甜苦辣，也让我收获了身心的释然和心灵的洗礼。阳台上的这一方阅读天地，是我忙碌生活中的喘息之处，更是我微苦生活里的快乐源泉。在这里，有阳光普照，有花香萦绕，亦有远处流动的风景，只要捧上一本书，静静地看着，便可忘却时间的流逝，忘却尘世间的纷纷扰扰，让心灵得到滋润，让那些普通而平凡的日子，变得诗意和美好。

图书馆的旧书区总浮着细小的尘絮，在斜射的日光里游成银河。我合上泛黄的《机械制图》，忽然发现扉页夹着片枯黄的槐叶，叶脉里蜿蜒的纹路像极了当年父亲的钢笔尖在草稿纸上犁出的沟壑。

1999年的蝉鸣比往年更聒噪些。我把高考成绩单卷成筒塞进裤袋，骑着二八杠自行车冲进镇西的纱厂。父亲正趴在更衣室的长条凳上午休，蓝工装后背结着盐霜，手边饭盒里躺着半块发硬的葱油饼。我掏出皱巴巴的成绩单，他翻身坐起时铁凳腿蹭过水泥地，尖锐的声响惊飞了窗外偷食的麻雀。

复读班设在我原来高三班级的楼上，四十张杉木桌挨得能听见彼此的鼻息。我的座位正对西窗，走廊外的铁皮棚顶漏下的光斑在三角函数题集上爬行，像极了父亲车间里那些永不停歇的传送带。前桌的胖子总在课间摸出玻璃弹珠，圆润的撞击声在立体几何图形间弹跳，有次滚到我脚边，拾起时发现里面嵌着朵褪色的花儿。

父亲开始给我送夜宵。搪瓷缸装着熬出米油的青菜粥，盖子上总压着两个卤蛋，蛋白纹路像他掌心的裂口。有一次我来了，看见他蹲在粮站后门的槐树下啃冷馒头，月光把佝偻的影子钉在斑驳的砖墙上，那影子突然剧烈颤抖——原来是在就着北风吞咽止咳药片。

三模前夜暴雨冲垮了镇外的石桥。父亲把自行车扛在肩头蹚水过河，裤管卷到膝盖上方，露出青筋鼓起的小腿。装模拟卷的塑料袋系在车把手上，浑浊的河水漫过腰际时，忽然扭头冲我喊：“抓紧后座！”那声音穿透雨幕，让我想起他年轻时在船厂抡铁锤的号子。

最后半个月的晚自习总飘着槐花香。父亲不知从哪找来个破风扇，铁罩子里缠着褪色的红布条，转动时发出老牛反刍般的声响。有次我解不开物理题摔了铅笔，他默默捡起断成两截的笔杆，用车床废料车了个铜笔帽。那抹沉甸甸的冰凉裹住铅笔头时，我忽然看清他拇指上陈年的烫伤疤，形状恰似抛物线。

再进考场那日，槐树已结出弯刀状的青荚。监考老师敲我桌面提醒擦汗，我才发觉攥着父亲给的镀铬钢笔早已汗湿。写作文时突然记起某个炎热的午后，他指着公告栏里我的月考成绩单，用改锥在水泥墙划出歪斜的刻度线：“你看，比上次又高了两指宽。”

放榜时我特意穿了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。邮递员的绿色单车还没拐进巷口，父亲已经攥着改锥冲出家门——他总说改锥能撬开所有顽固的铆钉。我撕开信封时，他忽然转身去灶台添柴，直到听见我哑着嗓子喊“过线了”，他铁钳般的手掌才重重地落在了我的肩头。

此刻我在单位实验室擦拭量杯，窗外飘进的槐花沾在烧杯沿上。手机震动，是老家表弟发来的照片。老粮站改成了图书馆，父亲站在当年我们躲雨的槐树下，蓝工装换成了灰夹克，手里举着我寄回的镀铬钢笔。照片角落露出半截黑板，粉笔字写着“老年大学兴趣班”，墨绿的字迹与二十年前复读班墙上的标语如出一辙。

习俗文化

被淡忘的芒种

□全晓棠

芒种，通常在每年农历6月5日至7日，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，芒种时节雨量充沛，气温显著升高。这不仅农业种植的关键节点，更是农人们收获果实与播种希望的重要时刻。然而，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，这个曾被赋予诸多意义的节气，似乎正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，乃至在脑海中模糊开来。

记忆里的芒种，家乡的田野仿若一幅鲜活灵动的“忙中插秧图”。彼时天空湛蓝如洗，白云悠悠飘荡，温暖的阳光轻柔地倾洒在广袤大地上。田野间，一块块水田恰似明镜，清晰倒映着蓝天白云以及田埂上往来穿梭的人们。农人们躬身劳作，赤着双脚踩在水田里，左手握着一把嫩绿的秧苗，右手敏捷地将秧苗插入泥土，动作娴熟而利落。颗颗汗珠自他们额头悄然滑落，滴入水田，可他们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满足与喜悦的神情。偶尔直起身子舒缓腰身，目光看向眼前已然初具雏形的绿色地毯。沟渠中，清澈的流水潺潺而过，轻拍着沟渠内壁的石块，奏响一曲悦耳动听的乐章。山林间不时传来婉转清脆的鸟鸣，仿佛在为这片因人们辛勤劳作而焕然一新的土地深情歌唱。

早在夏朝时期，南方地区，人们便开始流传“芒种煮青梅”的习俗。芒种时节，梅子已然成熟。将摘来的青梅，认认真真的洗净晾干，置于黄酒中加热，到青梅稍稍变色，趁热轻抿一口，梅的酸甜借着酒香，在唇齿间肆意弥漫开来，口感醇厚，余味悠长不绝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更具消暑、解渴的功效。

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、科技的发展。田野已不复往昔模样，城市的扩张，导致了大量的农田被取而代之，曾经那片如绿毯般的田野，早已变成了一条条笔直平坦的沥青路。若是还有一两块空闲的土地，每到芒种时节，还是会有农人们操持着各种起垄机、插秧机在田间劳作。虽然各种高科技农机轰隆隆的运转着，却少了些许过去芒种那种热火朝天的热闹氛围。但至少，他们知道芒种已至，也唯有他们还记得这个传统。

如今的互联网时代，“芒种煮青梅”的习俗，更是鲜有人知，其制作方法更是少有人问津。随意掏出手机或是电脑，随便打开一个购物软件，搜索梅子酒，映入眼帘的是形形色色、口味各异、包装精美的梅子酒。令人眼花缭乱，更是让人患上“选择困难症”。

如此一来，梅子酒的味道也不再那么单一，可下地劳作的人也越来越少，昔日芒种的繁忙景象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更淡出了人们的脑海。然而，我们生活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，把玩着各种多媒体设备，又该做些什么呢？

答案不言而喻，我们应该利用好时代资源。深入了解芒种的文化底蕴，从老一辈传承下来的农耕智慧中，悟出及时播种、勤恳劳作、顺应自然的道理。并将芒种精神，融入到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，让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，让芒种以另一种形式焕发勃勃生机……

感受生活

在城市的喧嚣中，总有一些角落，宛如岁月的避风港，静静散发着独特的温暖与韵味。那个小小的修车铺，坐落于城市的一隅，宛如一位沉默而慈祥的长者，无声却有力地见证着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修车铺的主人，老张，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。他身材壮实，那是多年辛勤劳作留下的印记；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，每一道纹路都诉说着他与各种工具和车辆相伴的难忘时光。

修车铺的空间不大，却被各类修车工具填得满满当当。墙壁上，扳手、钳子整齐排列，宛如等待检阅的士兵；地上的铁架，有序地摆放着不同型号的轮胎，仿佛在展示着一场无声的轮胎盛宴；角落里，废旧的零件堆积如山，它们沉默着，却又似乎在低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故事。

情，仿佛在与老友们一一打招呼，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。

老张修车的手艺，在这一带堪称一绝。无论是自行车链条脱落，还是摩托车发动机故障，他总能凭借着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，迅速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并干净利落地解决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为人实在，从不坑骗顾客。这份真诚与善良，让周围的居民对他充满了信任，只要车辆出了问题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老张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一位年轻的妈妈推着一辆儿童自行车，神色焦急地匆匆赶来。车后座上，孩子眼泪汪汪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“车子坏了，不能去公园玩了。”老张见状，脸上立刻露出和蔼的笑容，轻声安慰孩子：“小朋友不哭，爷爷马上把车子修好，保证让你能去公园开心玩耍。”说着，他熟练

地蹲下身子，仔细检查起来。很快，他便发现是车轴的螺丝松动了。只见他拿起扳手，动作娴熟地拧紧螺丝，随后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车子的其他部位，确保万无一失后，才笑着对孩子说：“小朋友，车子修好了，快去公园玩吧！”孩子一听，立刻破涕为笑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妈妈连声道谢，带着孩子欢快地离开了。老张望着二人远去的背影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□梅春

莲花湖